

翠微先生北征录

(宋)华岳 著

目录

卷一	平戎十策.....	01
卷二	治安药石.....	34
卷三	治安药石.....	36
卷四	治安药石.....	41
卷五	治安药石.....	49
卷六	治安药石.....	53
卷七	治安药石.....	60
卷八	治安药石.....	67
卷九	治安药石.....	74
卷十	治安药石.....	81
卷十一	治安药石.....	86
卷十二	治安药石.....	92

卷一 平戎十策

再上皇帝书

开禧三年吉月吉日，待罪国学发解布衣臣华岳，谨昧死百拜，裁书献于皇帝陛下。

臣向以狂妄叩阊，乞罢兵事，冒犯天威。重蒙圣慈，不赐诛戮，谪臣建安，迨今两载。伏自戴罪以来，日闻边鄙之音，伤痛不已，乃知臣前日之所以料陛下今日之事者审也。夫救火于炎炎之时，不如徒薪于曲突；拯溺于狂澜之中，不如济人于溱洧。今火之既焚，水之既溺，复将坐视而不恤，则燎原滔天之患将莫知其所止矣。当其未焚未溺，臣不能挽回陛下之听，臣之罪也不可逃；及其既焚既溺，复不能为陛下扑灭而疏导之，臣之罪可胜诛邪？

臣尝闻之，立帝王之大业者在豪杰，扫天下之妖孽者在英雄。高帝惟能收三人杰，故赤帝子之业不劳而成；光武惟延揽英雄，故中兴之功定于十有三年之速。英雄不收而咨谋于庸常科目之儒，豪杰不招而听命于尝试草草之士，臣知其偏见浅识适足以资敌人深长之谋，而轻举妄动鲜有不奔军而误国者。然则陛下今日之事，将付之于书生学士邪，抑付之于英雄豪杰邪？夫所谓英雄豪杰者，山林特起，拜为父师；江湖隽逸，视为

标准；衣冠缙绅，足未尝躐其门；王公大人，名未尝过其目。其所究心者，门屏、缶听、种冰、阱圉、飞灰、走雷、风篁、水栅、木柜、摇波、透石、远汲之制。其所筹算者，五福、大游、君基、臣基、天乙、地乙、四神、直符、小游、民基、青门、直使之诀。其所歌诵者，长庆人事、诸子秘传、张氏屠寇、九星营寨、诸家秘密之书。其所交游者，唐城、桐柏、茶牙、海狗、东邹、南偃、夹山、六安、鸡鸣、马嘶、羊岷、房陵、襄淮遗逸之士。其所畅望者，巢淮涟泗之浅深，可以通津之远近；淮汉荆襄之肥瘠，可以屯兵之多寡。其所素晓者，淮东多川泽，利舟楫而不利步骑；淮西多山林，利步骑而不利舟楫。其所收集者，皆梁汉奇材，荆楚壮士，烟云楼阁，波涛楼橹、窟穴药石、风云占候之人物。其所计度者，山口、枞阳、东关、斥江、裕谷、马肠、九曲、狗谷、射阳、杨口、洲头、杨林之津要，以至荆襄之战地三十六，何地为险；淮南之山寨九十四，何寨为要。论至于此，则英雄豪杰之士，其视夫书生学士之流，岂不大有径庭也哉！

仰惟皇帝陛下，奋五百岁间生之资，恢亿万载中兴之业，将以合天下而为一家，合夷夏而为一统。凡兵家之事，无不曲尽其至，自宜一举而朔庭空，三箭而天山定。何大兵之出两周星次，而大捷之未奏邪？何调发之帅布满沿边，而废置之靡定耶？掘池三尺，可守一城，兵家之濠塹也。何长淮千里，不足以限守御之国也？一夫守隘，万夫莫向，兵家之险要也。何云屯百万，不足以塞犯淮之寇也？尺寸之地所必争，何贼锋未交，先自弃其城邑？颗粒之粟所必计，何贼虜未至，先自焚其粮草也？市人可驱，乌合可斗，兵家之妙用也。何今日二浙、福建、江淮、荆湖新招之卒，其发解于宣司者，乃病于教阅之未精邪？唱筹量沙，因粮于敌，兵家之奇计也。何今日武昌、蕲阳、

山口、枞阳、池口、芜湖、采石、建康、镇江交收之米，其桩积于沿江者，尚虑其积之未丰耶？

臣尝深思而熟计之矣，非陛下之宠遇者皆科目行伍之材，而英雄豪杰之材则未蒙于宠遇；擢用者皆规矩准绳之士，而泛驾不羁之士则未蒙于擢用，故如是欤！自今以观，师行千里，命下两载，求贤之诏下郡国者无一字，荐贤之书入章奏者无片纸。荆襄之遗逸，未闻其姓名；江淮之豪放，未识其面目，人材何自而能出，事业何自而能济？以故甲日亦战，乙日亦战，不知夫壬遁之为何术也。生道亦出军，死道亦出军，不知夫青黑之为何神也。张曰可将则将之，李曰可罢则罢之，不知张李之说，孰为果然耶。左曰可攻则攻之，右曰可守则守之，不知左右之说，谁为适当耶。吁！庙堂有知兵之臣，则总调发者皆真实之材；宣司有知兵之士，则受节制者无侥幸之将。故庙堂知兵，则知兵者进，而不知兵者退；宣司知兵，则知兵者将，而不知兵者罢。兵不自知，而一切黜陟之术，悉听诸人，吾见其事业之所成，有不待智者而后知其必败也。今日之事，正坐乎此。一则取士而不得其实，二则招军而不尽其材，三则御骑者未得其具，四则陷骑者未有其策，五则得其地而反失其心，六则守其地而复无其备，七则恩威之不明，八则利害之不密，九则急务在财计而财计未丰，十则边计在马政而马政未备。十者之弊，非有英雄豪杰之士为陛下洗而新之，则他日亡败之患，盖有不可胜言者矣。臣请为陛下条陈之。

取士

臣尝读《孙子》一书，至十三篇之末，其论上智为间有曰：“殷之兴也，伊挚在夏；周之兴也，吕牙在殷。”殷周之王，固天命之所攸属也，何伊挚、吕牙之能为兴亡也哉！盖用间之法，不以豪杰之未至为可忧，而以豪杰之去国为可虑；不以英雄之未附为兵家之急，而以英雄之去己为腹心之忧。故夏虽未亡，而挚去则亡；周虽未兴，而望至则兴。是知英雄豪杰之去留，为社稷邦家之休戚。而今日之急务，诚在此而不在彼也。况夫名山大川，秀所由钟；{随山}山乔岳，神所由降。千岁之日至，则间世之士生。必有翹楚之材，特起之子，梦寐未形，占卜未见，寓于贫贱闾阎流俗之中，隐于耕农商贾草莱医卜之下。罗之以科举邪，彼不善于章句之儒；诱之以利禄邪，彼不由于闻达之路；置之于驻扎将佐之中邪，彼不生于营垒行伍之地。三城、桐柏之耕农，罗源、贾木之樵牧，六安、辽峰之高隐，羊岷、房陵之商贩，类多抱负所长，高出世表，能否相参，有无相授。非不欲求用于世，以尽所蕴。然上则招致无方，而下则无阶可进，内则搜访无术，而外则无门可入。是必庙堂广于延纳，而无间于疏远；幕府勤于听览，而无拘于早暮；监司州县专于荐举，而不遗于微贱。其门有八：一曰有官，谓沈溺下僚，不能自奋；二曰无官，谓素在草茅，不能自达；三曰世家，谓将帅子孙，不能自效；四曰豪杰，谓江湖领袖，山林标准；五曰罪戾，谓曾犯三尺，求脱罪籍；六曰黥配，谓材气过人，轻犯刑法；七曰将校，谓素有谋略，久淹行伍；八曰胥靡，

谓隐于吏籍，不得展布。

臣愚欲望朝廷明赐告谕，上而二三大臣，握发吐哺，结四方豪杰之心；下而中外诸将，解衣推食，作一代英雄之气。在诸路，则责之于监司州县；在诸军，则责之于制领将佐，开推挽之门，去游谒之禁，谕之以文榜，激之以忠义。识军国之利害者，许其自陈；识山林之豪杰者，听其自荐；使天下有爱君忧国之心者，皆得布露；有过人脱颖之材者，皆得导达。择其所陈，果有切于军国大事者，解发宣司，审覆其实，发付军前，随材录用。其有言词浮诞，簧鼓世俗者，焚之；其有互易乡贯，指陈他事者，毁之。言词朴直，无令弃之，恐过人之资，拙于朱墨；虚辞华丽，无令收录，恐科目之儒，例于奔竞。如此则闻达者既至，不求闻达者亦得以识其姓名；利禄者可招，无心利禄者亦得以知其岩穴。不然则草莱之雄未能尽致，反有以滋他日匹夫窥觊之私；山林之奸不能尽收，适有以启异时萧墙眦睚之衅。今我国家，用师百万，运粮千里，宇内耸动，天下响应，率未闻有能荐一豪杰，举一谋士。不知淮自桐柏以东为里一千六百，沙浅之地凡一百一十有一，而海峤皆通津焉。沿淮屯守之师，自喻口至浮光不过一十余所，中间利害去处，十阙八九。汉自郢京以西为里一千四百，滩碛之险凡八十有一，而桐枣之地千里平坂，寸土尺水，略无限隔，而荆襄守御之兵，自信阳、安复至荆门、光化亦不过六七屯戍，间道甚多，拒御不及婴其四集之锋，而塞其阙然不满之处，殊非有能任其责者。盖怀材抱艺之士、耕云钓月之徒，天下晏然、四方无事，犹切意功名，更相劝勉，以图进取。事业之秋，孰甘疏外？苟招致之不廛，旁求之未尽，则舍虞之秦者，乌知其非百里奚？背楚归汉者，乌知其非韩淮阴？况夫杨朱之岐，可以南，可以北；孟轲之水，决之东，决之西。前晋后楚，无路不通；左赵右燕，

无关可隔。是可不为之虑邪？此取士之说，臣所以拳拳于论事之首也。

招军

臣尝观太公练士，必因其能否聚为十一等级，未尝有废弃不用之卒。吴起练锐，各因其材别为五等，故决围屠城无施不可。夫天之降材，不可以一律拘。故君之用材，不可以一概论。将限之以等量邪？长者或懦而无能，短者反勇而有用。将律之以肥瘠邪？肥者或拙于驱驰，瘠者反俊而骁勇。将齐之以老少邪？少者或钝于教阅，老者反精于鞍马。将取之以善恶邪？善者或嫌于姑息，恶者反雄于战斗。将责之以门望邪？尺籍伍符之子或骄堕于不学，破落游手之人反亡命于不顾。何者？攻城掘地，惟穿窬之盗斯能成钻斡之功，长枪大剑之材无用也。漂流破堰，惟泛海掠潮之寇斯能成溃决之功，揭竿斩木之材无取也。沈舟漏舰，则过淮盗马、越汉运盐之子斯能成出没渊源之功，弯弓牧马之材无能也。袭营垒，警保寨，则昼伏夜动、神出鬼没、伺人之墙壁、覘人之财宝者斯能密其出入之踪，畏刑惧法之徒无所施其巧也。探贼营之虚实、窃贼军之旗号，视死如归、饮毒如蜜者斯能舍其性命之重，顾惜之士无所用其力也。

夫有一技则生一材，有一材则济一用，因技以求材，因材以制用。其说有六。一曰合格，谓身及等仗，体无残疾。二曰亡命，谓漂泛淮海，鼓诱溪洞。三曰逋逃，谓惧罪逃窜，思得自效。四曰破格，谓等仗虽慳，而骁勇过人；肢体虽残，而武艺无敌。五曰盗贼，谓累犯刑法，无生可谋；甘为盗贼，无术

可禁。六曰私贩，谓私贩商榷，偷瞒商税。广行招致，随材任用。其有犯法，必杀无赦，仍令选择材技，分为十等，各置将队。有善穿窟穴可以攻城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窟穴将，以备攻城之用。有善弄潮泛水可以浮液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波涛将，以备锥凿贼船之用。有善攀缘上屋缘梁走柱可以登陟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楼阁将，以备登城越险之用。有善飞烟射火光走爆可以通放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烟火将，以备烧毁城邑之用。有善夜行不以灯烛可以暗袭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潜身将，以备惊劫贼营之用。有善捕兽获禽笼槛教使可以驯熟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飞走将，以备充神出怪，疑兵惑敌之用。有善上竿立索可以超望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轻捷将，以备登高望远，窥伺空便之用。有善知海道蹊径黄黑洋岛者聚为一卒，名曰洋海将，以备浮江泛海，潜兵密渡之用。有善撑驾船舰验风辨云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风云将，以备移风易雷，闪误舟船之用。有善雕镌陶铸机织销画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机巧将，以备不测，设为怪服异旗误敌之用。其余搭材工匠，悉如常法，则兼收并蓄，悉无所遗。苟以为长而及等仗者为弓手枪手，短而插指板者为弩手斧手，不知弓枪弩斧之外，犹有余用也。无籍之子弟为马军，新刺之百姓为步人，不知步人马军之外，犹有余材也。不曾犯徒、不曾刺环、无残疾者，可以充招，而不知犯徒、刺、环、欠指、眇目之中，其果勇有大过人者。

今我国家诸军驻扎之兵，并已差出，而守营垒者皆老弱队外无用之卒。诸州禁卒及寄招三分之兵，并已拣发，而留家基者皆残疾废弃之士。去岁，他郡未知丰歉，而福建一路，禾苗白死，收不及半，泥足方干，而民已告饥；刈刍至方解，而余已告涌。若不尽行招致凶恶无赖亡命之子归为国家大用，臣恐奸雄不出而无籍亡命，反为吾境之内忧；妖祥乌合无归而啸聚，

反为我山林之怪异。平居无事犹可诿者，今方兴举恢复大事，可不预为之计哉！此招军之法，臣所以拳拳于论事之次也。

御骑

臣闻古人以骑射为匈奴之长技，前辈谓虜人骑兵非中国所能敌。盖敌之所长者马军，所能者骑射也。吾能料其所短而不能料其所长，则己一而敌二，非兵家之上谋；吾能制其拙而不有以制其巧，则敌算多而已算少，尤兵家之深患。况河南、冀北之地，为地最广而畜牧颇多；吾国之数，十不足以及其四五。宕昌、横山之监，为地绝远而驿程断绝；吾国之马，十不足以及其二三。马步三司之马，虽仅言数万，而羸弱老病将及其半。江上诸军之马，不过五万，而在假未该入队之数，不啻三分之一。此其为马尤非中国所能敌矣！况吾之马行石则癭，行泥则陷。敌之马则雨雪连月，其去如跃；沙磧千里，其疾如飞，而非吾马之所能敌也。吾之马遇午而饮，遇晡而料。敌之马则连牧数月而汲饮不拘，连饿数日而乘骑不乏，而非吾马之所能及也。然则何以制之邪？曰车而已。

夫所谓车者，太公之扶胥，其制不传于古；楚子之乘广，其用不适于今；宣王之四牧八鸾，则百五十人之制，于曹、郑为太多；荀、吴之攻车守车，则一百人之制，于荆、淮为太少。昔信阳使臣张敌万，尝为车以献于朝矣。下置四轮，上施一屋，前张以幔，后掩以木。其制非不善也，然十人两牛，非独力之所能举。昔池州帅臣刘震，亦尝为车以献于朝矣。下置一轮，上载一弩，顶覆一盖，中立四柱。其观非不美也，然上重下轻，

非独轮之所能胜。盖张之本意，惟欲其运粮。故兼用以御敌，始于敌不可御，而终于粮之不可载。臣之为车则不然，能总数木之器而聚以成车，则车之用可以御敌骑之冲突；分一乘之车而析以成器，则器用可以助吾兵之搏击。平原旷野，则合而为车也，势如山岳，环如营壁，而敌骑不得以婴吾之锋。阻山带河，则析而为器也，长以御短，短以御长，而敌人不得以测吾之妙。古之车重而艰于回环也，吾之车轻而易于回环；古之车大而艰于搬运也，吾之车小而易于搬运；古之车行地一丈二尺，吾之车亦行地一丈二尺，而雕斫之工比古为无费；古之车一乘当八人，而吾之车亦一乘当八人，材干之用比古为不多。前掩以牌，彗以药石，而火不能焚，水不能溺；中贯以枪，透以孔窍，而行则后推，陷则前举。平地大坂，贼方欲逞其骑射之能，吾乃以是车而列阵之前，则敌之射骑穷矣。便风利地，贼方欲极其番马之劲，吾乃以强弩而伏之于车之后，则敌之马军钝矣。无他，弓之所及者近，而弩之所及者远；步之所御者虚，而车之所御者实。中发以极远之弩，外捍以御实之车，则伏从胸背而发，骑从腰胁而出。敌虽圣智，亦有所不可逃矣。此臣所谓御骑之具也。

陷骑

臣闻近者诸军制为马黄、克头、锹头、神劲、神臂弩之属，以破其骑射之能；制为木叉、沙栏、拒马、鹿角之属，以破其邀劫之速。其术似也！

盖弩能发矢于数百步之外，使彼之骑射不得以及于我也。

然皆用于步人，而步人素非马军之敌。车能御敌骑之邀劫，而使敌之骑军不得以覆于我也。然皆病于重滞，而非一士一卒之所能独举。故弩之弊在于步人必有捍蔽，斯可后伏。臣之轻车，非弩之捍蔽欤？车之弊弊于重滞，或有搬挈，皆成弃物。臣之轻车，非物之轻捷欤？张骑为翼，有所不能掩；附火于箭，有所不能烧，车之用固妙于当代矣。然车可以制敌骑之冲突，而不能追迫虏骑，而置于必死之地；车可以遏虏骑之邀击，而不能暗陷虏骑，而纳于必败之域。彼有为铁蒺藜之具，使马足受刺而连颠于道路矣。然铁蒺藜之锥尖而且小，马足上覆则深没入土，而不足以透其蹄甲之坚也。彼有为木蒺藜之具，使马足中毒而联覆于队伍矣。然木蒺藜之锥钝而不利，马足受浅则锋角摧折，而不足以破其蹄甲之厚也。彼复有造为守城之具，曰连板茅针，上有一锥，下置一板，或者以之而陷骑。然败于丑形而易见，下马步行可拾而取，上马乘骑可望而避，而不足以陷骑也。彼有造为守城之具，名曰鹅项茅针，首尾有锥，而身腰两曲，或者以之而陷骑。然败于筌插之不坚，受压于东则斜倒而西，受压于南则斜倒而北，而不足以陷骑也。彼有所谓铁皂角者，锋固利矣，而枝柯之软，无所取材。复有所谓铁菱角者，制固美矣，而尘沙之陷，无所施巧。然则皆不可以陷骑，而何以制之邪？曰铁葦、曰竹贮而已。

夫所谓铁葦者，上锥下平，状若木葦，蹋之则下不入土，压之则上可入肉，锥缀于番马蹄甲之下，而不容取剔。是谓铁葦。夫所谓竹贮者，一球六锋，状如鼠黏，四围有锥而可破蹄甲，中间有蒂而不没尘土。马蹄及之，则上尖下圆而牢不可破；马足踢之，则六方有锋而左右中毒。而不可以手握，而恐其伤人；不可以帛裹，而恐其脱颖。是谓竹贮。惟是药之以锥，而所中则与药俱中；筒之以竹，而欲放则倒筒而放。夫马之为

物，非人可比。一马或颠，则左牵右绊，而百马皆颠；一骑或覆，则前挨后触，而百马皆覆。无他，互相控制，故众倒不容以自支；交相逼匝，故连蹶不能以自止。惟能以轻车之制，而绝其骑之不可来，复以铁蕈、竹贮之具，而陷其骑于不可去。敌虽圣智，亦有所不可逃矣。此臣所谓陷骑之策也。

得地

臣闻兵有万机，系乎一将；人有四体，系乎一心。一将不谋，则万机皆失；一心不安，则四体皆病。故三蜀之地，人心在关；京淮之地，人心在城。合数十州而为蜀，固非一朝可破也，然一关苟失，则三蜀之民皆无自存之心；总数百里而为城，固非一夕可虏也，然一穴可攻，则三军之众皆无自守之策。此无他，人心之所恃者，在关与城。关之与城既不足恃，毋怪其彷徨而无计也。二广之心在于岭，二江之心在于江。一夫越岭，则全广之民皆忧惶而不可禁；一舟渡江，则江南之民皆溃散而不可止。此无他，人心之所恃者，在岭与江。岭之与江既不足恃，无怪其束手以就禽也。故善用兵者必先守其心，而不失其所恃焉，斯为善守之策矣。故古人之用兵，不以地为难取，而以地为难守；不以城为难拔，而以城为难据。得敌之城而复陷于敌，若未害也。然敌人之再得，则必怒其城中之人前日敢于降我，而逞其歼灭之威，则他日未下之城，岂不为后者计哉？强则进取，弱则弃去，此非素有之物，奚足恤也。然敌人之既夺，则必惩其将帅民旅前日之敢于叛己，而极其杀戮之暴，则其余未降之邑，岂不为他日计哉？此一郡之失，则百郡无敢降之心。前车之颠，则后车有覆辙之戒。以逸待劳。

况乎淮北之地，城外平坦，无屋可居，无营可守。贼若突至城下，严兵拒关，不得与战。伺其夜而将卧，则密遣一军邀其腹背，遇贼整兵，则挨门复反，而不与之斗；迨其卸甲偃息，

则又出一军以震之。由是自昏至晓，无时而息，则贼军夜不得以偃卧矣。伺其晓而将炊，则密遣一军突其营垒，遇贼觉知，则挨门复入，而不与之战；迨其卷甲释兵，则又出一军以鼓之。由是自晓而午，自午而暮，无时而已，则贼军昼不得以饮食矣。何其马之饥而刈草刍于远所也，吾复引兵抄出别门，以袭其虚，则贼兵不能弃营出刈，而贼之马馁矣。伺其军之渴而求饮汲于他涧也，吾复引兵急出他道，以窥其后，则贼兵不敢控马远饮，而贼之马渴矣。吾之兵更出更入，而出入不时，则贼之兵日夜惊惶而进退无策；吾之门或开或阖，而开阖不常，则贼之兵首尾相结而去留无计。欲侵掠于远郊，则惧吾兵之急乘其隙；欲奋死于一战，则遇吾兵之不撓其锋。风则飘扬砂石，糝塞眼目，而贼兵不安于旷荡之场；雨则淹浥庐舍，漂洒肌肤，而贼兵不便于泥涂之地。热则日烘胸背，而连宵不睡之卒颓然如醉，而手足不能以自举；寒则冰结须眉，而数日不食之兵僵焉如仆，而魂魄不能以自全。外则袭其粮馈，而不使通；内则谨其烽燧，而不与校。近则旬日，远则一月，至其人倦马疲，昼惊夜畏，然后出吾轻锐之师冲其要径，强劲之弩伏其归道。敌虽圣智，亦不战而成禽矣。

守城之秘法三十六，其要则曰种柴、曰贴城、曰招箭、曰虚帜、曰暗堑、曰透犬、曰备灌、曰倒榷、曰截径、曰密戈、曰漏窟、曰合洞、曰门栈、曰敌[B13C]之属，最为紧切，而今未之设也。攻城之秘法四十二，而其要则曰流星、曰反炮、曰透窟、曰灌水、曰聚沙、曰堰板、曰飞桥、曰洒毒、曰采鸽、曰风药、曰流火、曰去粮之属，最为紧切，而今未之晓也。吾今尽其所谓守城之法，而尤备其所谓攻城之法。故胜在我而败常在彼；巧常在己，拙常在人。然是法之外，必求城外通衢可容贼骑往来者，为伏筌之法。法用批竹成枪，炼之以火；埋枪

于地，绊之以藤。马足受绊，则藤急枪出，自中其胸臆矣。此伏筌也。复求吾城之小径可通贼出入者，为暗阱之法。法用掘地成阱，广三寸，深一尺，破竹成须，横用两圈，纵卒利。人足受陷，则脚出入，而自其胫肿矣。此暗阱之法也。恐贼夜至而窥我营寨也，为触网之法。法用木桩一张，竹檐七片，贯桩以檐而成弩，制如猎具。以之触马，则线高三尺五寸，而马首可穿；以之触人，则线高四尺五寸，而人首可贯。弩机与一线相通，触线则弩机自发。贼人遇之，必疑吾兵之夜伏，而不敢及我矣。此触网也。恐贼夜袭而惊我士卒也，为伏虎之法。法用桩六十枚，横木三十枚，缚而为架，制如曝竿。缚羊三十腔于桩架之上，拽鼓三十面于桩架之下，羊足与鼓面相及，羊怒则双足击鼓，夜不绝声。贼人闻之，必疑吾兵之夜出，而不敢以近我矣。此伏虎也。营壁不坚，恐其惊噪，为反疑之法。法用哑炮、药线、炬火、鬼灯，各贯穿于硫黄、焰硝、纸拈之上，计夜时刻，为线短长。先为白衣撑立，如数人枚，置近炬火，遇烧药然。至炬光照见白色之衣，宛如人立，兼哑炮、鬼灯之类，相间而发。贼人见之，将谓吾兵暗伏，而自遁去矣。此反疑也。道路阻隘，恐为盗劫，为远更之法。法用响棒、帮子、铜锣、队鼓四件，各置撞槌，于近水去处立一水车，随水运转。车上安槌，或密或疏，遇车转则槌棒自打，亦用白衣撑立，如有人物，木枝阴暗，如有庵舍。置近金鼓，兼响棒、帮子之属，相间而发。贼人闻之，将谓吾军潜伏，而引退去矣。此远更也。白阱之法，内安竹筌、铁针、皂角刺之属，上则掩以沙土之地而随其地之颜色，使贼人止知其为沙土，而不觉足陷。此白阱也。青阱之法，内亦安竹筌、铁针、皂角刺之属，上则掩以麻麦草芥，随其物之种类，使贼人止知其为麻麦草芥之地，而不觉足陷。此青阱也。马拖之法，绊索于道，系枪于索，索出于

地，枪掩以土，遇马足被斫而走，则索尾之，枪悉自卓其腿腹矣。此马拖也。马筒之法，掘地一尺，口阔三寸，内置四镰，中分四旁，遇马被陷而拔，则筒口之镰悉自中其蹄甲矣。此马筒也。若此之类，不容遍举。如此则敌兵虽强，何术之我加？敌众虽多，何祸之能及？我将反有以收其按营休士之功，而掩覆乎敌人之所不及矣。臣故曰得地而反失其心者此也。

守地

臣闻故乡之歌，帝王不能免；怀土之念，小人不能忘。彼其丘墓之营，非一祖一宗之积；田园之乐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一旦装束以迁，襁负而去，吾之产庐皆贼人之营寨，吾之马牛皆贼人之脍炙。遗弃之敖仓米粟，反有以资贼人之粮食；遗弃之金宝财帛，反有以资贼人之裹囊。吾之父老皆颠 齐于道路，吾之幼稚皆遗擲于沟壑。见父老之颠 齐，则弟子无心于战斗；见幼稚之弃擲，则父兄无心于守御。

稽求之于昔，靖康、绍兴之间，横涧山之不守，而濠梁以陷；紫金山之不守，而三邑以戕。大江之南，平时丰稔，犹藉两淮粒食以给岁月；一旦淮北之民，反辐凑于平日倚余之地，月添食众一千万口，月添食粟九千万石。积以岁月之久，计以繁剧之数，商车既竭，廩工亦空。当是之时，米斗五十银两五百，留于淮 者皆伤杀，奔于江南者皆饿死。此其事业之不振，盖基于山寨、水寨之不可守也。验之于近，去冬今春之间，钟离、定远之民，不安之于高九郎、烽火、横涧、文贤之山，而濠梁之民皆罹于变迁之苦；安丰、寿春之民，不安之于燕九

娘、龙神、二郎岗、芦塘之山，而芍陂之民皆沦于转徙之难，盱眙、高邮之民，不安之于毛工、胡鼻、莲花山，而淮东之民皆死于瓜州、杨林江船之不得渡；霍丘、正阳之民，不安之于铁脚、桐山、枫原、西安之山，而淮西之民皆病于英六、北峡关守把之不能出。当是之时，近畿一路，白骨如市，举目一观，横尸遍野。父老幼稚为无辜之鬼者，不知其几千万人；牛羊粟谷为贼人之所有者，不知其几千万计。此其败亡之踵至，亦基于山寨、水寨之不守也。

夫兵家之法：在我无间之可乘，然后彼之间可乘于自固之后；在己无隙之可伺，然后彼之隙可伺于自治之余。故古人不务攻敌之城，而必重于守己之城；不务掠敌之地，而必坚于守己之地。己之地能守而不拔，则彼之虚可乘，而无内顾之忧矣；己之城能守而必固，则彼之隙可伺，而无后顾之忧矣。

今国家屯兵于淮东，西淮东素号为川泽之国。川泽之国多水寨，虽淮西亦有之，未如淮东之多。所凡小洲、大渚、沙屿、石碛，水势环绕，人所不到之地，皆水寨也。自谢杨、绿杨、石镜、老鹤新开诸河而言，凡四十余处，而相通之寨九。故当修为水寨，使近水之民皆居于一寨之中，而无虏劫之患，顾不便欤？然或者犹谓织席为芦，流亡之民固可以偷安；积土为垒，迁移之粟固可以自足。然外无重城，何以捍贼兵之暗度；内无坚壁，保以杜贼兵之潜步？殊不知水寨之法，浅则有伏牛暗樾，可以破贼人之楼舰；深则有草拉沈缆，可以挽贼人之舟楫；浮则有棉穰稻杆，能使贼船之来，车不可蹋，橹不可摇；沈则有锤锥浮钩，能使贼船之来，浅不可移，深不可去。芦牌苇筏，阻以撞竿斜桩而不可到；则因风纵火之术，贼不可施，而我反可施。浮罌坐鼓，阻于拦河截汊而不可入；则浮箭流火之术，贼不可用，而我反可用。凡修水寨之秘法二十有七无不毕备，